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粵西文載卷五十二

詳校官庶吉士臣瑚圖禮

主事銜臣徐以坤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朱 齡

校對官中書臣牛稔文

謄錄監生臣許紹錦

欽定四庫全書

粵西文載卷五十二

桂林府通判汪森編

序

桂勝序

劉繼文

粵自神禹鑄鼎象九州凡寓內山川載在職方者蓋詳矣哉然其大者固按牒可考若阻遠幽窅或闕眺所未及即書不具載載不加詳而山川之勝概與夫往哲之

芳蹟往往幾於湮滅希蹤方外者恒三竊歎云余不佞
性耽幽癖每見一泉一石輒戀戀不能舍去殆自幼已
然比筮仕雲江躬繫簿書不遑遊覽即青原之勝未遂
登臨迄今不無悵想後由省垣出參浙藩總儲務公署
倚吳山下時邀客飛觴得快心於十景之巔尋遷右轄
入閩則與武夷君為莫逆凡三徜徉於九曲迨致江右
政歸偕同年王敬美遨遊匡廬尋鹿洞天池之勝再信
而行自是得反初服回思寓內奇觀浙白吳山閩曰武

夷楚曰匡廬景勝甲天下余宦轍所經具得託足逃覽
而其間峙者流者幽者怪者收填胸次庶幾乎夙願可
償既歸田豫闢百畝之園為頤庸之所邑故多奇石手
自掄選平地為山隨意區畫名曰卷石小境盤桓終日
自適其天容與將九載偶於夢寐中神遊攀品陟嶽非
生平所覩又或夢有餽奇石盈庭堪賞既寤直以夢視
之未幾奉詔起西川捫參歷井鳥道天梯歷經艱險及
入粵見風洞華景諸巖佳勝寰中罕儼又靖藩諸王孫

間以奇石相遺恍若往日夢中景象因公餘周覽桂林之勝陟降巒巖溯洄洲嶼靡匪奇遘其勝以山計者曰獨秀曰灘曰雉曰都荔曰伏波之類凡十有八以川者曰灘江曰陽江曰南溪曰彈丸曰訾家洲之類不一而足且磨崖鏡字皆古人名詩賦其上每臨眺間則簇峰澄練與目謀松筌澗瀨與耳謀而詩篆之幽麗奇絕者又與心謀色色象象總命曰山川之勝而叢聚於桂林即吳山武夷匡廬當不少讓顧彼三勝者炳炳圖志中

而桂獨無有竊謂山靈怏怏因別駕張君羽王素稱博雅且世居灘山下為山川主人與余有舊誼相過遂以志屬焉君遜謝不能因諷以有勝如此不如無有之語又請為君供副墨之需而藩使管君世臣徐君羽復從臾焉君於是旁搜博採援古質今凡諸山之巔岼諸川之邈絕及數百年之古文遺事郡國政績文獻流寓彙摩編成帙凡二十有四卷前十六卷為桂勝志勝概也後八卷為桂故志故實也二志作而山川之幽僻古

蹟之幾於沈晦者至是悉顯直與吳山武夷匡廬諸志
相彪炳俾宦遊茲土者得按圖攬勝則勝與志合見與
聞合幽懷益暢而詠賦益增即未涉足於桂者亦展卷
瞭然如指諸掌而山川藉是永有聞於四方矣張君之
功甚偉而不佞之幽癖及夢所感徵庶不孤哉庶不孤
哉是可為桂之山川賀矣余因命臨桂何令太庚授之
剏氏以廣其傳云

桂勝序

蔡汝賢

嘗讀柳子厚訾家洲記稱桂林多靈山拔地峭起林立
四野意欣然嚮之顧去松數千餘里欲一登眺無由也
萬厯己丑夏會余奉命鎮撫西陲道衡湘入桂林驟見
石峰交立雲表左顧右盼令人輟輶久迺知郭以內為
獨秀疊綵華景諸山其外則棲霞彈丸龍隱峙其左隱
山西峰中隱踞其右又伏波灘雉旁跨江水水則灘陽
二江會於灘山沕滴南湊以入海而訾家洲實為之襟
喉此其大觀也余未遑周覽即一二所覩記峰巒銳者

筆聳劍植稍有起伏或旆而麾或几而憑又或列甌可
炊或端笏以謁其平者屏倚幕張詭麗非一中有巖洞
或堂或室或闕或閣乳凝苔繡諸石駢附者又千態萬
狀尚訝子厚所稱為未備云且海內名山稱鉅麗者豈
少哉然皆數峰而止迺桂城內外不出數里而玉笋瑤
簪森列若此抑又奇矣先是督府大司馬節齋劉公游
而樂之謂勝概不可無紀因張君羽王博雅能文且世
家灘山麓遂以屬筆張君於是原本山川采輯題咏為

桂勝又因桂勝撫拾前聞補苴遺事而桂故作焉蓋志形勝所以表山川而志故實所以徵形勝他無關於形勝者不與也故桂勝出則不出戶而可以神遊桂故出即未暇咨詢一展卷而其人與事瞭然在目其有功於山川甚偉非徒備野史已也書成司馬公既序而付之梓謂余乃山川主人宜序諸末或有進言於余者曰粵西崑穴即荒州下邑往往多奇絕匪直桂也顧采阻幽遐非遊人墨客所能至而其鄉之人又無如張君者可

以表揚之以故湮滅弗彰今桂之勝得司馬公而著聞
山川顯晦信非偶矣余不其然山川鍾秀效靈不以時
間又安知繼今來不有探竒好古如司馬公搨管能文
如羽王氏者出以續全省之勝以補文獻之遺豈不尤
偉也哉此亦司馬公意也余請注目以俟

月山叢談序

張鳴鳳

初是書出於邑人前參後軍事屠君家惜軼其第一第
二卷今年夏臨海王公以分藩右江至偶語及此公取

視之乃檄宜山使求全書書得親為校勘已乃授工刊
之治所其冬過始安屬張子序且曰是而鄉先生書也
雖然使車至部曾未巡行顧首取久故先輩遺書於其
家刊視部內此甚盛德事夫歿而見求況與公並世而
生者乎何可不序序曰李先生者宜山人也蚤舉乙酉
冠鄉諸雋後八年舉進士為廷尉屬又八年僉廣東憲
備兵廣南韶三郡居二年持服西還服滿僉滇憲以足
疾歸歸十餘年始捐館舍至今蓋三十餘年矣方備官

廷尉時天子明聖當廷決事百司肅然奉行如不及先生隨輩守文遵職亡從見奇既出領外交州多故幕府召集兩廣士大夫圖上方略先生是時身亦在中迫有親服去不及陪諸公開闕受降一行至滇以足不良引疾歸家家又在西南陲非冠蓋所經過存者少里人又亡可與語乃出故所注記徵之前載采之旁聞總綴為月山叢談一書以自附於小說家者流曰月山在其郡西先生自稱月山子如古鬼谷生寒泉子之類先生於

此似自傷已矣亡所復冀殆猶不忘身後名乎觀書中
諸所條列其撫摭博其究竟審其於鄉文獻間多裨益
子駿之雜記孟堅之四夷鄒衍之談天齊諧之志怪可
謂兼之矣豈比夫黃華使者徒得閭里小知所稱說哉
乃郡志為先生傳名而不字雖存所著叢談名不及其
行事第曰廉而已又特以擒一刼盜為備兵時功最嗟
夫何鄉曲之譽淺鄙若此甚哉歿四十年莫有問者又
何有於書倘令今不遭公求得刊布非委之覆瓿則捐

之餉蠹漸滅盡矣身後之名庸可冀乎故不敢少遜謹如命序且為先生謝并以告吾黨淬勵文學俟公物色焉

桂勝序

右司馬兼中丞兩廣督府靈壁劉公去歲冬初東下裝嚴過故吏張子語之曰自不穀有事於四方見所在一泉一石粗足寓目其人莫不有志記用表厥勝乃雲峰湮漱叅錯如繡如子桂者顧反獨無有勝如此不如無

有子山中人盡圖諸語訖驚起謝不能具白今南都大
司馬連江吳公按浙侍御華容蔡公先後見屬一如今
指皆固謝已之公笑謂曰子云不能惡乎在對曰地勝
固爾抑人也殊勝桂雖乏人擁朱輪乘獨輶迭往迭來
豈乏四方之英雋乎撫有山川以其餘閒或陟在巘或
降在原亦或汎川溯洄洲嶼或撫景以興詠或紀遊以
見名山川藉之故永有聞此豈非殊勝邪不此志記焉
得勝公曰然又曰日不穀家居嘗夢入山睹山四壁徧

有題刻子今言與夢合顧曰不能得無慮抄撮不給故
邪不穀是任慎勿讓明日公果遣麾下四出蒐致比臨
發授意藩使鄆管公為過申命更選抄者俾益具錄既
又以一人領衆山不勝其書檄縣行視亟議以濟居無
何叅藩雲間徐公以代行藩事至陸續抄撮十得六七
書亦草具四五參藩公聞之以暑著書時枉勞苦又屬
縣以增廣未備縣令南海何君奉檄唯謹選諸生稽古
者挾搨工與俱廩從優厚於是崢嶸之杪邈絕之濱人

爭猿攀鳥集齋楮墨以往數百年之古文遺事出布人
間張子既幸驟得未睹又辱公近檄府給以筆札叅藩
公間日趣取草親為校定府丞呂君與諸大夫亦間過
視雖則不敏敢不勵志況前被公激發以有勝如此不
如無有之語哉書凡十六卷因名桂勝所為卷第以先
奉公授獨秀諸搨本家灘山下日就手寫所得次之餘
悉按抄搨至者之先後以為卷第外桂故八卷用輔以
行其意亦具桂故序中

桂故序

余志桂勝竊迹前事久之釋書而慨曰嗟乎嶠岫森剌
潭瀨交縈太皞以上非邠山川不改人生其間與帝者
更廢興殆千萬年於今矣乃按壤之舊而問先民唐以
前靡聞焉又不有剖符建節南面臨人曾為此中士民
所式瞻者乎或前史軼其行事矣甚或名氏亦與其人
俱滅余並悲之頃得諸山所鐫及他書間出者因籍其
人廣為探討或覩其逸事與其鄉里莫不緣飾俾列之

傳而嫩惡亦附見諸名不挂於桂勝者亦不之及其他不能為地闕如也或曰先郡國官名者何余曰今桂林非古也又世無郟子官失其名著志者兩失之不得不首舉焉嗚呼舊學失矣方來茂秀烏可忽諸設令當塗貴人擁傳而來不習故事有所召問舉全蜀之郡掾述會稽之書佐何可謂闔郡無是夫哉或曰書昌云故余對以昔人稱魯侯能政每咨故實漢有掌故之官用備郡國長吏訪所不及是書纂錄亦因舊典上下千百年

間挂諸史傳粗足披覽雖故實失載掌故不設藉是以
應顧問十可得一本出舊典曷不云故或者又謂如嫩
惡分明何曰前載紛紛非自我作故也往裴行立以罔
上祠名宦朱襖孫以降元祠宣成之側眩名實墮風教
主者過舉若此又況遐陬小生鮮所指視哉故不得不
端議之桂雖最爾寧獨匪民撫遺勒仰前軌一見先政
卓爾有嘉聲者豈無遺愛邪况先民之良亦可涉目得
二三氏余輒自謂勝故兩書庶足彌縫吾性之闕至於

其中差有脫漏非貯籍不充則凝視易勸後世載筆倘有亮乎而曰剏造者難為功則余懼可釋也已

柳州計先生壽序

歸有光

吾鄉范文穆公稱湘南江山奇勝為天下第一時公帥廣右已而移鎮之蜀有睠睠不忍去之意而柳子厚刺柳州乃作囚山賦觀其辭殆不能以一日居者范公大帥名位尊顯其心誠樂於此而子厚特以謫徙久不得召有悒鬱無聊之志宜其為言如是然其於此邦之山

水不薄矣其序近治可遊者殆不下於桂山而所謂靈山拔地林立四野自嶠南達於海上可以想見韓子稱衡湘南為進士者皆以柳子為師其承子厚指授為文悉有法度由是言之柳之山水不待子厚而顯而其人才之出自子厚始也今天下文治休明皇風遐被楚粵之間來任中朝者柳州尤盛又非若子厚之時之比其為山川愈益增重惜乎柳范二公不及今見之也柳州計君坤亨以乙榜進士來教崑山學者嚮仰之餘間從

問其山水之奇勝益信二公之言至今若身履其地而
獲觀遊焉君父靖川先生以鄉進士調倅潮陽未及上
最卽挂冠歸其鄉構一亭日吟咏其中而孝友清節為
柳人所稱余不知先生之亭於所謂東亭者何如而想
其憑空拒江衆山橫環海霞島霧倏忽萬變者如一日
也嘉靖癸亥孟冬適先生降生之辰進士君忽起嶺雲
衡雁之感諸生某某為之遙致祝壽之詞為求序於余
余文乏芬芳馨香之氣萬里致之於子厚所適之地不

無媿云

奇功膺錫序

孫成名

萬厯六年春大慶禮成粵右馳奏捷音適以其期抵闕
下懷柔震疊皇靈丕赫鑠哉盛矣中丞吳公握算授畫
坐收全勝殊偉蹕絕余奉命按粵柳慶之墟覩其生聚
蕭然輒為之頓轡慨息蓋北三諸巢獷悍恣睢為石江
積患已百有餘年於茲矣異時秉鉞者非不欲決英臧
之顧疊嶂攢巒懸崖峭壁元兇大憝蟠結株連必什圍

伍攻始足以制其死命而粵自此歲甫舉古田旋戡懷
洛不無事矣瘡痍未瘳輒勤徵發力疲費詘民胡以堪
矧諸巢距邑治密邇胥正吏卒什九為耳目少露其謀
俾得先期為備無論扼阻憑危急不擇死即力不能支
挈妻孥橐糗糒屏迹潛蹤而以空巢委我將徒勞與費
而竟無益於滅賊賈勇之夫矢謀之士所為逡巡而卻
盼也公初延衆諸老於其土者率以為落落難合槩莫
發一語公曰調瑟者不膠柱起疴者不泥方賊誠未易

圖然恃險不吾虞正可計破耳時諸州土兵例當更戍
公分為數哨東撲哱咳西剪河池賊偵聞兵集頗懷疑
懼既審為更戍又業有所動度必不能以弩末穿縞遂
嬉不為戒我兵乘勝疾趨窮晝夜馳數百里抵巢始相
顧愕駭皇窘莫知所竄束手就殲靡有遺者蓋公曩歲
平府江其所為籌略亦類此府江之役以羅旁為先聲
而出其不虞以入五指右江之役以河池哱咳為先聲
而出其不虞以取北三其未發也如鷙鳥之將擊而匿

其形其方發也如迅雷之震而不及掩耳其發之必效也如卻批窾導而奏刀騞然莫不中者嗟嗟亦奇矣由昔西粵用兵宋邕州國朝斷藤峽最其著者邕州兵二十萬斷藤兵十六萬皆竭數道之力糜累歲之積誅鋤雖無算而所捐亦僅相償是役也獲功千計搗巢百計而兵不滿萬餘費不踰千金壑難林蒐傾摧搖撼而耕鎰貿遷自業於廛肆阡陌難易勞逸相遠奚啻什百也公在鎮三載黜浮沉蠲逋負拊疲摩瘵嘉惠元元其厘

念注思惟急於調護元氣培養命脈不得已而用兵規
便擇利計出萬全非僥倖博勝斬以聲稱自衛者也奏
捷一疏詞簡事核不欲少有所浮以見為誇詡冲懷雅
度岳負海涵世所須社稷器公非其人耶聖天子頒殊
渥答元勲錫典駢蕃寵光烏奕結知托契亦千載一時
矣行將入贊左右對揚王休以宣令聞於不已區區邊
鄙何足久煩經略哉余不佞敬歌邁歸之雅以俟

御史中丞張公平蠻序

汪道昆

夫治莫盛於唐虞而有苗以逆節著猥云干羽來格其
族類迄今存焉我國家混一區宇廣聲教而寬文法三
楚百粵並建督府彈壓之其後酌緩急之宜罷楚存粵
自韓襄毅以嚴治粵功用乃興嘉靖初王師入粵振歸
旅以乘八寨破之師無留行僅僅底績卒之兵端未弭
屢屢執言其在中年島夷伺東南入自吳及浙自浙及
閩昔皆隩區節鉞之臣出矣粵故與倭為市其末中粵
愈深加以山海淵數乘亂為虐腹心之寇不暇為謀一

何棘也人言吳浙癰也毒自外傳之閩其疽乎毒自中
潰粵猶之癰也蓋與有生為始終雖有國醫鮮不狼顧
及胡少保平吳平浙余幸從譚襄敏平閩顧惟兩粵紛
紛日不暇給東事急則粵東置開府而督府西攝蒼梧
西事急則粵西置開府而督府東攝肇慶其西置則自
殷開府始於時有古田之征八寨包藏禍心託歸順以
緩天討會露師東粵開府督兵而東山海以次蕩平尋
拜計相上書言百粵底定不者惟羅滂臣且行其以俟

代者及凌司馬代督府羅滂遂平八寨肆為無厭乘時
蠕動及司馬入叅贊一如鄉者言羅滂伏誅不者惟八
寨裹而狐白羔袖何為是在任事者圖之胥後舉及劉
司馬代督府而張中丞撫粵西八寨稱亂有徵罪在無
赦督撫上其狀請加兵上以為然第毋以徵發擾境內
於是徵兵十萬悉屬總兵王尚文主之請餉五萬悉屬
參政彭文質主之分部則參將李應祥倪中化干嵩張
榜為四軍分地則三里忻城夷江上林為四哨分督則

副使陳俊侯國治叅議姜忻李一迪為四監督府遣故
參將梁守愚振鐸從中軍進於是為期日自歲十二月
辛卯迄於春三月壬寅胥命及期鼓行並進賊黨殊死
距守我師四面傳之既奪據畢登退保故穴乘勝而掃
諸穴有亡命者悉搜之俘馘萬四千五百八十二人殭
尸三千餘衆蓋延袤五百里諸部落悉平胡直指方按
部紀功與班師會既多其以全取勝勒石而銘其功夫
事有似難而易者首事是也有似易而難者成事是也

首事難矣上之慎慮而動下之熟慮而從譬之射然以虎視石者也胡少保之在吳在浙襄敏若不佞之在閩司徒之在古田在東粵皆是也成事無難矣然而氣盛則驕驕則情令煩則玩玩則偷上情下偷惡用九勿慎終如始乃可及泉今督府中丞之弭粵西皆是也叢兩八寨曾不足以當一隅夫復何難要以盡萬國而舉什全誓將罷尉徹堠以相休息難之難者也疇昔古田之役宿將藉王翦為高談如必舉兵非數十萬不可乃今

發檄而徵十萬卒用七萬有奇衆不勞矣昔殷司徒獻捷譚襄敏顧不佞言使吾黨與司徒並驅卽制勝無讓獨軍興七萬足用殆非吾兩人者能乃今請餉五萬卒用四萬而有贏餘財不費矣不勞不費而獨成人所難成之功其斯無負天子之力臣蓋社稷之伐也

粵西奏議序

胡宥

余奉節按粵西則與大中丞瀛峰張公同時云公在鎮歲餘黜浮冗蠲逋負蒐積寇有功德於粵西甚著間者

有所建白則又悉中機宜稱主上意指中若疏各道職
掌疏大計疏處土酋疏征十寨及條上善後事宜則其
大者余時或與聞輒咄咄歎服之用是辱交於公非一
日而今公業已蓋棺凡宦人蓋棺多出遺稿以傳會藩
臬司吳君孫君等義不忘公思所以圖公不朽者索所
遺題奏稿若干卷付之刻請余序余安忍序公顧惟不
朽之道大都不越穆叔所論立德立功立言三者而已
德莫顯於裨民功莫鉅於定國言莫要於經世三者縉

紳大夫或舉一馬即死且不朽矧公歷官中外淮冀揚
粵之間所至誦義無窮其德在蒸庶定策大征坐收全
勝捷音馳布闕下天子用告郊廟風動四夷其功在彝
鼎崇論宏議良謀嘉猷入以告吾君出不可使聞於人
今顧獨令其湮滅弗彰是掩忠義之腹而闕經濟之遺
也義烏乎可昔諸葛武侯輔漢鞠躬盡瘁沒在行間至
其師中所上二表流示後世讀之令人感動談者至今
謂孔明不朽之業於二表概可考鏡公為十寨計調度

兵食紛紜旁午日不暇給坐是功方告成而身亦垂斃
其鞠躬盡瘁之心視武侯何讓余故為之弁其端以示
來者俾讀斯集亦有所感動云

鹿原存稿序

周仲士

鹿原存稿者西粵大夫玉溪子戴公所為稿也曰存者
公涉世最蚤著述甚富幾二十餘冊多散佚不存茲所
云云僅留什一於千百也公以柳州世家妙齡即登正
德甲戌進士第秩秋官尚書郎或疑請纓近憤流涕近

激恐蹈終軍賈生之往轍為公慮而公若老成然典刑具在大司寇見素林公深器重之凡有奏請必屬稿於公至出入大獄必與公反覆熟議而後決以故平反清明雪民之冤而肉其骨亭法之疑而遏其姦者不可以數計正德中風雅肇興北地崛起中州齊鳴公與何仲默李川甫鄭繼之交游自相師友日以力追古作為志采光陸離枝葉扶疎駸駸乎歲異而月不同所稱體崇晉魏材伐六朝非托大語不意丁世廟大禮之議乃颺

言曰苟有裨於國是吾何愛於髮膚遂抗章爭之卒受
廷杖以斃當日議論閎然各相矛盾九卿中如林如蔣
疏上不報中秘中如楊如王再上不報給諫中如毛如
張又上不報尋各以罪譴而公疏復入其茅焦之蹈
再死而不悔者乎夫山林之味茹苦甘淡與臺閣之冠
裳整肅奮迅激昂者類若二種公不愛七尺以身殉國
及甘廷杖死而後已如干將鏌鋌不可嚮邇其丰采何
激烈也乃徐讀集中則又容與婉曲忠厚和平玄鷺問

答幾千百言熟辯於功利之譚而卒澤於道德之要何
委順而抱一也初讀饒歌鼓吹十二篇神祖之駿烈鴻
猷儼然如在叶律呂而宣金石若擊鳴球搏琴瑟於清
廟明堂之上令人心曠神怡而懼其音之易絕也已讀
效陶諸體問桑麻俯松菊所云竹圍山扃水抱遠村漁
迴沙洲樵出林麓者又若依依陰陰東籬南山之逸興
也所可恨者集中雖逸者過半而諸體猶備至求大禮
一疏不存稿矣豈田拾遺獨焚諫草不欲以沽直名翹

主過邪穆皇嗣統凡經先帝敢諫之臣歿者追卹存者
次第錄用公去世已久竟無有譚及者卒令漢恩獨遺
於紀信晉祿不逮於之推可為於邑至壽少踰於顏子
天矣嗣竟艱於伯道斬矣以公之人豪國靳其恩天吝
其嗣此其故難言哉難言哉豈董生有言天不重與公
以文章樹經國之大業且以忠義貽不朽之芳名是曰
大年是曰永嗣即其子即其壽邪故已有大者不得兼
有小者亦天之數也嗚呼羊舌之鬼餒矣而叔向之賢

存中郎之女胡矣而華顛之文存問玉溪之嗣安在蔑如矣而鹿原之稿存況所存者係忠義乎夫忠義者施之後世無朝夕者也往世廟議禮吾蜀楊用修以東觀北斗之聲名遣戍雕題者幾數十年其文稿散漫不可收拾者何限邇得從子侍御楊益所公表章之升菴全集始播人間公之議大禮與用修同其廷杖被屈同其文采彪炳足相頡頏自前丙戌歿世歷今七十餘年而得從孫雲陽公重表章之雲陽之意其亦侍御公意乎

雲陽名九階筮仕郎子國廉愛節省有古循吏風克紹家聲不可謂非象賢之嫡嗣也因併述之

桂海志續序

王士性

昔宋范成大帥粵愛其土之山川及移蜀猶不忘憶而作桂海虞衡志稱其勝甲於天下余以萬厯戊子典蜀試攬勝紀遊樂焉忘死已自蜀改粵時猶恍惚行巫山錦水中也亦為刻入蜀三記於郡齋是何與范先生易地而同思邪其後范鎮蜀未知志蜀山川否余乃為粵

游志首獨秀山次疊綵次寶積次七星巖次省春次灘
山次隱山次龍隱次伏波次白龍次虞山又次堯山而
終以訾家洲

粵吟序

蘇 濬

五管之地盈盈一水舳艫相錯如梭余由廣管歷桂管
什一在陸什九在水因之東涉海西窮灘江其間風雨
燠寒以及晝夜死生之變飄忽殊狀視之若一至奇石
參差臺榭交映時而弔古時遇故知停橈選勝為徜徉

浩歌者累日云迨視事蒼梧故稱仙窟古所云勾漏都
嶠洞天歸然猶有存者乎而會三垂宴然靡桴鼓之警
余因歷諸巖邑吏人卻盡杖屨逍遙朝陟其岡夕卧其
室丹砂石髓往往相值焉間或獨坐署中熟香攤書吟
酒經數遍命僮子浮大白邀花月成三人輒于然卧矣
卧而醒醒而歌命之曰粵吟

馭夷序

夷俗雖殊而大都尚鬼古稱要服惟要約之耳秦時與

蠻盟曰秦犯夷輸黃龍二雙夷犯秦輸清酒一鍾夷人信焉漢武開西南而牂牁之夷始通中國第噉以漢財物令相結約自為葆就耳東京時零陵長沙之蠻嘯呼於山陬九真南海之夷鼓動於海澨而蒼梧象郡亦罹其荼毒然稍更易郡守馭以恩威終無梗者唐天寶中邊臣鮮于仲通等挑邊釁而西南諸夷騷然發動矣西原蠻居邕桂西而黃氏儂氏最強貞元十年黃洞首領黃少卿者攻邕管陷十三州而經略使陽旻觀察使裴

行立等請兵捕擊徼幸有功更三歲妄奏斬獲二萬罔
天子為解自是邕容兩道沒傷疾疫死者什八兵部侍
郎韓愈數裴行立陽旻罪請因改元大慶遣官宣諭上
不納其後右江諸郡歲罷於兵大和中邕管節度使辛
儼遣使持牛酒齎美貨啖二洞首領與之通驩并遺其
母衣服母賢者也讓其子始罷兵宋時有儂智高者知
廣源州擅山澤之利遂招納亡命率衆五千沿鬱江東
下攻破邕州執知州陳珙害之時天下久安兵起倉卒

守將多棄城遁故智高所向得志破橫貴潯龔藤梧昭
賓八州朝廷命狄青為宣撫使督諸軍討之智高大敗
夜焚城遁嶺南始平乾道間范成大帥廣西以恩信結
諸徭為開博易場時勞遣之諸徭納狀云某等充山職
當鈐束家丁男持棒女把麻任從出入上有太陽下有
地宿不得對好翻非偷寒送暖上山同路下山同船男
兒帶刀同殺盜賊不用叱款者並依山例山例者殺戮
也自是帥事二年徭無叛者元都漠北威令不及嶺南

諸蠻時為梗亦時芟艾之耳洪武元年平章楊璟等平
廣西班師還上問兩江邊務璟言夷性頑獷難以文治
當臨以兵上曰夷習雖殊然好生惡死等耳若待以至
誠豈有梗化者因遣中書照磨蘭以權齎詔諭左右兩
江谿峒官民五年命韓觀為桂林衛都指揮象州等處
叛賊方熾觀敗之掩而殲焉是時諸蠻叛服不常時有
警報上益留意邊務用邊臣議增衛置戍卒以萬計掌
之萬戶卒以千百計掌之千百戶而俱統於都指揮諸

欽飛材官類皆老行間驍悍善鬪所任諸將皆競於武功以故人人自奮所向克敵自是警報漸稀永樂初潯桂柳蠻寇為亂上遣郎中徐子良齎勅撫安復業者二百六十四戶而命韓觀帥粵西軍以討其不率者觀用師嚴明諸蠻震懼然性嗜殺多及無辜人亦以此少之觀沒後繼之者為顧興祖時宜山諸賊攻刼州縣殺御史諸璞奪其印二年之間叛者四起興祖分兵敗之終不能制也自永樂間征安南歲歲徵發廣西從征健卒

歿行間者相續有告急輒請徵召踐更卒不耐其水土
又多物故於是營伍單弱益啟戎心宣德初年富川忻
城諸徭不靖旋復討旋復叛上因勅都督山雲代興祖
雲至申明號令大小十餘戰皆以身先士卒其馭諸將
尤嚴故每戰輒克諸夷人人震懼自雲而後諸將官養
安而已正統成化間兩江桂平等處無日不被兵而滕
峽尤劇梧潯郡邑被其蹂躪民幾為墟上因從廷臣議
設總督開府梧州命簡健卒以先戎行都御史韓雍特

受推轂卒殲巨魁厥功爛焉然賞功無幾而羽書復聞
矣初粵東西各有內官鎮守自梧開制府復設總督內
臣與督臣勲臣更相持衡若鼎足然自是意見參商賢
者無所施其才而愚者益與之為市報者未必功功者
未必報而諸郡益以多事矣嘉靖初田州煽亂起新建
伯王守仁於家命總兩粵軍事守仁故尚竒略赦田州
罪不問而藉其力以破藤峽八寨諸巢穴遂令羣夷少
戢守仁去後賊益鴟張據古田入會城剽藩藏而效之

金文武大吏為其所戕而莫之誰何也後上從輔臣議
罷鎮守諸臣復從科臣議罷勲臣而制府之權始重隆
慶初以粵西多警增設巡撫自是督撫二臣各一乃心
文臣協策武臣宣力而古田府江以及十寨諸數悉以
次蕩平矣二十年間卧鼓橐弓即有小醜旋即撲滅粵
西之民熙熙乎中土哉

學校志序

漢武帝時令郡國皆立學校官至東京益重經術而粵

西以孝廉明經稱者代不乏人晉永和中征南將軍庾亮置學武昌建儒林祭酒而臨賀郡所稱束脩之彥與臨川埒豈非風之所漸然邪唐詔諸州縣及鄉並令置學而李昌巵興於桂柳宗元興於柳其遺芳餘韻猶可想見至宋益斌斌矣洪武二年立郡縣學十七年建邊方學謂禮部臣曰聖人之教猶天也天有風雨霜露無所不施聖人之教無往不行曾謂邊境之民不可以教乎時遐陬小邑若荔浦若忻城思恩率以島服而緣飾

化雕結為章逢容光餘曜無論遐荒矣自徭夷為梗邊
無寧居燎原延於廟宮茂草叢於齋廡士之僅存者什
不得一於是邊邑之學稍稍議裁然猶曰興於待也宣
德而後文教熙洽正統元年上以學政衰弛始設提學
憲臣督之命廷臣簡其優者學士楊士奇以黃閏玉學
行聞之朝遂簡為廣西提學僉事自是邊氓以及土酋
舉斌斌嚮風焉上復從思恩土官岑瑛之請令建學校
用變夷風土官建學蓋自此始未幾而登貢籍者相屬

成化而後武功稍競而文教不衰隆萬間蠢茲醜徒蒐
羅幾盡士之伏蓬蒿陞井邑者咸得大肆力於文學上
復廣厲學宮釐文體蒐貢籍而時簡侍從之臣以知貢
舉每銓學憲必擇其優者任之以故多士雲蒸捷於桴
鼓至若猺獞子弟且革其箕踞跳呼之習游於正衿緩
帶之風督學使者時質以六書誨以比偶稍解文義者
輒膺賞格彼且俛首下風自齒門徒而其父若兄復以
詫之鄉人鄉人羣然嘻曰何物老翁生寧馨兒若是又

嘉而慕之其為移風之助豈細細邪近部使建議謂師道立則善人多以闔省而得一明師未如以闔省而得百明師粵之郡邑相錯所謂博士師者本省之人什居其九以故論經者局於眇見談藝者錮於近習謂宜遴吳越明經之彥以充教職誠有味乎其言也然言偃以南方而得精華陳良以楚產而游中國豈非以人邪西方有木曰射干莖長四寸生於高山之上而臨千仞之淵莖非加長也其所立然也夫士顧自立何如耳

兵防志序

漢時五嶺之南兵志多略唐天寶後始設經略清海二
軍至移淮泗之兵戍焉宋稍多故而兵制迭更募雄略
選澄海土丁峒丁時隸尺籍而兵終不振則積弱之勢
然也國初以武功定天下衆建衛所用相夾輔是時粵
西蹶張之士至十萬有奇豈不稱烈焉及調征安南官
軍存者什無二三於是議戍兵復議民兵然戍兵離鄉
井暴風露水土不習逃亡相踵則戍兵不足恃也民兵

筋骨脆弱斬木揭竿左之不左右之不右則民兵不足恃也不得已而召募耕兵之議起矣二十年來橐弓卧鼓韎韐跼注之夫恥談兵革日以盤辟為容甚者腹卒伍以惠私家任其虛籍而莫之問兵制陵夷大官之庾月費千鍾而釋父弛戈徒共款段之奔走一旦有警將安賴焉夫竭民力以養軍又竭民財以養兵至軍與兵交受其敝奈吾民何余因詳其始終之變令談經略者有所考云

民兵募兵序

洪武初立民兵萬戶簡民間武夫教之技擊有事為兵
事已為民蓋倣古人寓兵於農之意云宣德元年御史
朱惠以伍籍空虛復奏籍民兵編保甲令自為守於是
有民款三丁及民壯之名但役其力而已天順初年令
民壯鞍馬器械悉給之官仍免其役每戶免丁二丁米
五石嘉靖四年審編民壯俱有定數大州千餘名小縣
百餘名有千長百長總甲小甲以分統之然田家子不

習行伍鼓之則駭驅之則竄且不能固其圉千百長總
小甲之屬往往屬民以自封民亦苦之於是變而召募
其隸之將軍營者為殺手隸之各哨堡者為打手列以
魚麗伍兩相承主將者時蒐閱之而殿最焉向所編民
兵稍蠲其役而徵其賦以為兵餉至大征以後哨堡雲
屯而召募益繁矣大都十兵之餉足當中之產觀兵
制之贏縮而民力可知也

耕兵序

廣西徭獠出沒耕夫釋耒一有徵發輒藉狼兵事平之後復藉狼兵為守統以土官仍以其地畀之官不愛阡陌之產以養戰士民亦視其高曾之遺無足屑意曰與其沒於獠也寧沒於兵諸狼人利於得田不憚重遷為兵捍圉計土酋授田各以其等為差兵多者千計受田萬餘兵少者百計受田千餘而在在皆耕兵矣顧耕田如故而耕兵漸削識者憂焉

軍餉序

粵西故磽确寡積聚自踐更徵發之役興而轉輸鍾石
之計詘罄郡邑之賦不足以共於是北邛給於楚東邛
給於粵至古田之征持籌者計無復之不得已而干澤
於內帑迨營壘日增繁費日倍策西事者為是廩廩始
議鹽策權其子母以佐軍需不加賦而左藏稍贏矣夫
封疆之臣無事則議省兵有事輒議增兵無事則議節
財有事又不難散財輕重出入之間何可一日而不講
也

權商歲餉序

古人貴本賤末代而季也田家子櫛暴風沐甚雨且分
釜鬲以食材官而商人乘堅策肥不佐公家之急於是
權商之議興之於漢迄今莫之廢也顧燕齊吳越之稅
上之司農粵西之稅惟以供之一省之乏絕而已語曰
原大者饒原小者嗇吳越諸大地文綺相錯舟車輻湊
其商人類多挾重糈擬於封君粵西民居寥落俗故無
所紛華諸所貿易不過米鹽竹木羽毛齒革賈人子僅

同販夫不當吳越之下走故其利亦甚纖嗇余嘗下上
三江間睹諸客艇往來若晨星然計郡邑所權若潯若
橫若邕若昭若賀若鬱林若懷集或權船或權貨其初
不過歲獲米百石錢百鎰郡邑諸繁費咸取足焉惟梧
為兩粵三江都會其利頗鉅歲可四萬計俱以佐梧州
軍興之餉曩時開府蒼梧歲歲用兵復設船頭牙用備
用三款歲不下六千貯之賞功官以饗戰士萬厯二十
二年督臣陳渠以封宇寧謐無事兵賞歲解五千於度

吏以佐公家遂為例

讀平叛序

余讀徐大叅平叛序則歎周觀察之烈云田州諸酋素
剽輕易發難自盧蘇王受虎踞一方天子命大臣視師
徵發材官而元兇大憝竟老死牖下諸夷以為漢天子
無如我夜郎王何也邇桀酋黃關復剽我州郭欲踵盧
王故事觀察公不動聲色一舉殲之伐謀於幾先而止
禍於微眇斯已烈矣然余獨有感焉昔秦越人伯若仲

俱善醫伯氏醫之未病名不出家庭仲氏醫之將病名不出州邑越人醫之已病而名且馳世世夫宇內立名之夫亦若此哉粵以西曩稱用武之地歲歲治兵上首功萬計朝廷且不靳通侯之典以褒功臣然白骨蔽原野纍纍者相望崑岡之慘有不忍言者使當時諸君子先事而圖折其機鋒馘其戎首何待滋蔓而後芟夷哉顧當時首功之臣高者世祿次者且增秩賜金而觀察公以桑土宏猷竟不獲同於循資之陟豈所謂越人伯

氏名不出家庭者邪語曰曲突無恩焦頭上客從古已然何獨今也士君子以無名為名無功為功口碑有頌史氏有書公之不朽且在增秩賜金之先矣

登捲烟閣小引

胡景宏

在昔名流往往與高僧結方外之緣如茂宏之於支遁元亮之於遠公退之之於大顛永叔之於壽涯子瞻之於佛印庭堅之於參寥一則愛其禪房幽寂雲水孤清一則愛其塵勞不染心無煩惱與之晤言頗覺脫灑惜

近代花宮絕少此輩予少年饒有遊興凡東南名勝如
衡岳匡廬金焦甘露天台虎丘靈隱武夷以及少林伏
牛龍門五臺諸叢剎無不托足而紀之以詩故野情閒
況多臭味於老衲方袍第憾無支遁公輩耳今老矣亦
倦游矣每憶舊遊有如隔世昨初夏課兒讀書於捲烟
閣上禪房閒寂泉石幽深因讀昔人空山無人水流花
開之句未嘗不喜其禪機詩偈非了人弗辦也既閱壁
間有周道章曹希魯先生遺咏在焉予猶記束髮從兩

先生游杯酒倡和為忘年交今先生往矣河山亡急風
雅伊誰古寺重來老僧何處昔唐任翻題天台寺壁云
絕頂新秋生夜涼鶴翻松露滴衣裳前峰月照半江水
僧在翠微開竹房再過寺云靈江江上憤峰寺三十年
來兩度登老鶴尚存松露滴竹房不見舊時僧其後又
至詩曰涼生絕頂竹房開松鶴何年去不回惟有前峰
明月在夜深還過半江來合三詩觀之情境遞遷不盡
今昔興廢之感予益因任詩而又慨人代滄桑古今旦

暮名山副墨孰是千古回視向來東南名勝所嘗托足而寄興者不幾為莊生一夢哉小詩四章書付寺僧以竢異時蒐野乘者或有採焉

兩粵名勝志序

代

張 宣

余帥兩粵粵之西有臬大夫曹君學佺博物君子也獨步詞場懸國門而副名山業已雄視千古今共事一方周旋鞭弭所為庸憲貞度以匡余不逮者載在籤府豈惟西人實嘉賴之一日手一編而請此東西粵之名勝

也公之賜履在焉幸丐一言弁簡端為兩粵增勝余為
卒業思深哉其土訓誦訓之遺乎唐陸忠宣公經營靈
武必先憑宅言形勝也宋太宗朝曹寶臣知渭州上涇
原環慶名勝圖說令諸將按圖計事李德明聞之遁去
仁宗朝歐陽文忠公在樞府與曾宣靖公為三路名勝
記曩霄納款恐後時趙懿簡公帥施州亦倣二公旨撰
西山別錄三十卷至熙寧中經營綏夏復就懿簡求其
書而蒐名山之賜名趙懷順也西山別錄之功也若兩

粵已事宋神宗問罪南交李資政清臣著南交山川形勢漢以來城郭道路險易遠近上之會安南招討使郭逵奏大軍已至枕榔村上問近臣皆不能悉上笑曰枕榔村至某所五十里而近至某所百里而遠嶮易迂直若身履其地因語近臣此李清臣之平寇書也土訓誦訓不可忽類如此故宋儒鄭漁仲曰州邑可易山川則否欲問州邑先按山川此物此志矣傳有之東為陽中萬物生焉西為陰中萬物成焉曹君西臬也以名勝志

西而更志東而更以帥臣之詹詹者為嚆矢豈以帥臣
莫陽趾陰鞭能及腹乎夫兩粵邨於楚介於閩肘於交
而襟於海量人詔市形方氏詔甸或輻或輳或麗或岐
其間百尺為形千尺為勢綦布繡錯以毓祥濬靈標奇
競秀與夫植壁之望而祭分土之過而化黃衣捍人之
臚而術以至繡虎雕龍憑弔描寫飈輪梵夾翔集遨遊
靡不犁然以析井然以具一展卷而五嶠兩川之鉅麗
版章土宇之殷繁軒輶問俗者不必憑軾褰帷丘壑置

身者不必杖藜蠟屐試索巾車便列案頭此非忠宣文
忠宣靖六君子之所樂聞者乎嗟嗟深山大澤實生龍
蛇兩粵龍蛇之仍亂者也惟是帥臣一目而東與西兩
眄一掌而山與澤兩握何以勝任而愉快故是役也朝
杖鉞夕輟箸矣安所得忠宣文忠宣靖六君子相與聚
米而啜菹之間者南丹授首而金雞紅盆之塵不驚祿
闕倒戈而枯嶺佛迹之烽不揚濠鏡婆利墮城掃穴
闕

即師武臣力枕上過

馬蓋亦我之憑宅固而慎守得也故是編之行也豈以
充青箱供綵筆猥與菟園叢楮同詬病哉夫山川土田
受之於天子睠茲兩粵專城而居畫疆而理慎守其一
豈異人任余猶憶宋熙寧時有守余毘陵者治行著聞
一日被召赴闕上碎問之錫山去城幾何錫山慧山也
時守未閱圖經不能置對上顧左右守臣謂何境內名
山不涉其目可以觀政矣輒罷去余不穀不惜一言為
曹君介駟夫亦徼惠兩粵一時凡百有位庶幾得一二

如忠宣文忠宣靖六君子者幸與曹君交相勗焉上以
道聖天子睠然南顧之憂下以稅帥臣鞭不及腹之駕
此兩粵父老子弟所為去一時龍蛇安百世之衽席者
也又豈惟一个帥臣實嘉賴之

重刻二曹詩集序

曹學佺

曹雖列諸國風然古今詩人亦最少魏氏父子上繼
梁下開晉宋可謂一盛際矣新安謝陞作季漢書馬序
於予謂曰此舉略較難為君家然孟德實夏侯氏其父

嵩為中常侍曹騰養子因冒其姓予笑謂少運曰君但
可為劉氏左袒豈可遽奪吾鼻祖邪呂易嬴牛代馬之
說大都出變革時人吻烏足憑也唐詩人益罕曹姓者
晚季乃有堯賓鄴之二家唐臨桂人早歲為黃冠既乃
成進士其蹤迹頗自竒異鄴陽朔人自以為魏武之後
有讀書堂在縣東寨山巖國初解學士縉詩有年深寺
廢無人住惟有古巖名讀書之句舊傳縣北龍頭山下
者其家耳然祠部後亦遷在臨桂之阜財坊觀察使令

狐綯名其所居為遷鶯坊此莫休符風土記可考也二曹之詩堯賓游仙諸什縹緲多世外語鄴之師法古則故不為近體此予友謝在杭方伯固有定評而祠部稿為予同年曾平仲大參所物色者堯賓詩則在杭自散集中釐之卷數亦適相及梓完謂予曰子同譜也曷序之予謂唐詩人曹姓者最罕而獨見諸臨桂桂人唐時稱詩者亦不甚多而獨見此二曹得非甚奇乎哉予至桂稍後而方伯大參二公先為合成此韻事又與予為

同諧予此行大不寂寞矣

廣西名勝志總序

文獻通考有嶺外代答十卷永嘉周去非直夫撰所記皆粵西事據云唐分天下為十道二廣不分東西元和郡縣志以唐分嶺南安南桂管邕容為五府各置經略使而嶺南節度治廣州是合廣南五管並隸廣州亦不分東西矣至懿宗咸通三年始陞邕管為西道節度使而東西乃分宋汪應辰題名紀云國初合二廣為嶺南

道至端拱元年監察御史高象先為廣西轉運使廣西
分部命使實始此皇祐中儂智高平詔狄青分廣西邕
宜融為三路守臣兼兵馬都監而置經略安撫使於桂
州以統之此今者粵西開府之制也宋朝會要云大觀
三年以黔南路併入廣西為一路以廣西黔南路為名
依舊桂州為帥府四年仍舊稱廣南西路張維廣西郡
邑志云以漢志考之今之東路即漢之南路桂陽郡與
夫桂陽郡之五縣曰桂陽湏陽沅陽山曲江是也蒼梧

郡之三縣曰高要端溪與夫廣信封陽俱屬焉其鬱林合浦珠崖儋耳四郡與夫蒼梧之七縣是西路而交趾九真日南自唐置安南都護經五代遂為羈縻國此似今者兩廣總督之制也按國初交趾雖入郡縣屢叛不常至宣德間始棄之今僅修貢職不替而已○代答又云五嶺之說皆指山名考之乃入嶺之途五耳非必山也自福建入廣東之循梅一也自江西之南安入南雄二也自廣東之郴入連三也自道州入廣西之賀縣四

也自全入靜江五也○明督學使魏濬西事珥云五嶺
考見丹鉛錄臺嶺之嶠在大庾騎田之嶠在桂陽都龐
之嶠在九真萌渚之嶠在臨賀越城之嶠在始安則西
粵已占嶺之三矣而廣州記謂大庾始安臨賀桂陽揭
陽為五嶺其說頗異淮南子以為始皇利越之犀角象
齒翡翠珠璣乃使尉屠睢發卒五十萬為五軍一軍塞
鐔城之嶺一軍守九疑之塞一軍處番禺之都一軍守
南野之界一軍結餘干之水然粵西薪米之外皆仰給

東人所謂犀角象齒翡翠明珠未有一焉及考其地則
譚城在武陵西南九疑在零陵南野餘干在豫章大抵
隔絕嶺表之路爾惟番禺一軍軍於越地故謂之處謂
之都亦中外維絡控制使不得動之意非必利其所有
也又唐置五管廣管桂管容管邕管瓊管屬之西者亦
三○按桂陽今郴州是有黃岑山在州之前一曰黃箱
山即騎田之嶠其夫曰折嶺者楚粵於此分界○萌渚
嶠在富川縣北與楚之江華為界水南北分流○始安

嶠在興安縣界湘灘二源間相距百餘步即越城之嶠
○臨賀嶺一曰桂嶺今謂在桂林者誤○漢武帝元鼎
間以衛尉路博德為伏波將軍出桂陽下湟水主爵都
尉楊僕為樓船將軍出豫章下潯水發十萬師討南越
歸義越侯嚴為戈船將軍出零陵下灘水甲為下瀨將
軍下蒼梧越馳義侯遣別將發夜郎兵下牂牁江咸會番禺
獲其王建德相呂嘉蒼梧王趙光降遂以其地為蒼梧
南海九真交趾等九郡蓋伏波樓船兩路為正師戈船

下瀨攻蒼梧使自救而夜郎以備應援與秦五軍之意
大略相似○隋義寧間羅川令蕭詵稱兵江陵欽州刺
史寧長真以鬱林附之始安郡丞李襲志堅守不下詵
攻圍二載外無聲援城陷詵仍以襲志為桂州總管復
遣劉洎略嶺表地得五十餘城勝兵四十餘萬唐武德
初襲志約嶺南酋永平郡守李光度潛圖歸附高祖以
書諭曰公朕之宗不可與異姓比宜及子弟並豫宗正
屬籍是年以李靖為行軍總管討平蕭詵靖踰嶺至桂

州分道招慰下十六州襲志誘諸嶺南酋皆送款詔授
靖嶺南撫慰大使襲志為桂州都督靖以嶺表遼遠久
不見德化非示禮義無不變風因延見長老宣布恩意
嶺表率平○唐季方鎮擅命自相雄長楚王馬希範割
據靖江兼轄牂牁象郡南漢王劉晟稱制番禺時修郤
於楚周廣順間南漢遣內侍吳懷恩攻敗楚師以兵略
定宜連昭賀桂柳象龔等州盡有嶺西地宋開寶三年
以潘美為桂州行營都部署帥師伐南漢劉鋹聞宋師

至內外震恐乃遣龔澄樞馳往賀州盡守禦策宋前鋒
至芳林澄樞遁還遂圍賀州銀遣伍彥柔將兵援賀潘
美潛以奇兵伏南鄉岨彥柔夜泊南鄉艤舟岨側遲明
挾彈登岨踞胡牀指揮已而宋伏兵卒起彥柔衆大亂
因擒彥柔斬之梟其首以示城中城遂降美帥師次昭
州破開建砦昭州刺史田行稠遁去城遂陷桂州刺史
李承進棄城而奔美乘勝克廣州降劉銀嶺南悉平國
初洪武元年上以廖永忠為征南將軍以參政朱亮祖

為副帥取廣東以平章楊璟左丞周德興參政張瑄取
廣西因諭永忠曰兩廣之地遠在南方彼此割據民困
久矣定亂安民正在今日若先遣人宣布威德以招徠
之必有歸款迎降者可不勞師旅慎勿殺掠廣東既平
留兵鎮守仍與平章楊璟等合兵取廣西肅清南服在
此一舉復諭璟等曰南方之地皆入版圖惟兩廣尚未
歸附命爾等率荆湘之衆進取廣西兩軍合勢何征不
克何堅不摧爾其務靖亂止暴撫綏順附使遠人畏服

懋建乃勛母替予命諸將皆頓首受旨五月永忠亮祖等既平廣西兵至梧州境元達嚕噶齊拜珠率官吏父老迎降時元吏部尚書布延特穆爾張翺以便宜行事入廣西行次藤州聞永忠兵至欲募卒迎拒無有應之者既而聞州守吳鏞出降乃率所部百餘人走鬱林亮勒兵追之布延特穆爾戰死張翺赴水死亮祖駐兵藤州於是潯貴鬱林容州以次皆降是時楊璟既克永州遂引兵抵靖江城下屯北關叅政張柳屯南關亮祖率

師自廣東來會屯於東門象鼻山下攻城越二旬不下
璟語諸將校曰彼所恃者西城濠水耳當先取閘口關
決其堤圻破之必矣諸將曰諾明日遣指揮使丘廣引
輕兵攻閘口關殺其守堤兵遂決堤濠水涸因築土堤
五道與其城接以逼之元守臣額爾濟訥勢窮感其總
制張榮與麾下裴觀以書繫矢射璟營約降期是夜二
鼓觀縋城見璟備言城中儲積空虛人無鬪志可立取
狀璟乃給白皮帽百餘俾歸為識約四鼓從寶賢門入

至期璟率衆登城曰殺人傷人及擄掠者死衆心遂安
生擒額爾濟訥送於京師左江太平府土官黃英衍右
江田州府土官岑伯顏等各遣使齎印章詣璟降上既
平廣西遣照磨蘭以權諭兩江谿洞居民自是兩江諸
夷贊琛者恐後云○魏濬西事珥曰古之部置方州皆
因山川形便與其道里遠近所宜故或因建瓴之勢以
臨制上游或順臂指之義以控運四外要歸於建威銷
萌以久治安而已若悉割兩江東包廉欽潯鬱以北盡

乎宜柳之境屬之邕管使自為牧鎮此所謂臂指之義也則兩江谿峒可以馴服兩江既治雖以南略交趾可也或曰如此則何以為廣西曰桂林故衡湘地也天文分野上屬翼軫九疑蒼梧之山形勢曼衍首起衡嶽腹蟠八桂而尾達乎蒼梧湘灘二水分繞其下桂林據其上游若屋極然所謂建瓴之勢也衡永邵道桂柳諸郡綴附廣西并故所轄桂昭梧三郡統之其封略故為不小矣今荆湖地理濶遠行部使者病不能徧歷或議欲

析之而衡湘間數郡歲調兵食以給廣西蓋猶屬之也
若舉而移之經制一定為嶺服安危計慮久遠宜無出
於此○按張襄惠公序南寧志序中有此論與秦置桂林
象郡吳分荆交之意略同唐設桂林邕州二都督府而
宋平儂智高後邕州太守特兼經略安撫之號兩江無
事者近百年其效可睹矣異日西南多故必有行其說
者○今制廣西桂林府屬桂林道平樂府屬府江道梧
州府屬蒼梧道柳州慶遠思恩三府屬右江道潯州南

寧太平三府屬左江道其蒼梧左右江道俱守巡分治
之惟桂林平樂則總一分守故守道曰桂平道而佺以
天啟二年起家降補茲職云

西粵山水可遊記序

鄭圭

粵西宮室茅椽十九即公署頽垣多類古廟車敝馬瘠
登山陟嶺十許人撮而上布帛罕至火飲生食與吳越
大異山水亦大異水源在興安海陽山穴僅丈許東流
入楚為清湘經洞庭入江西流粵為灕水合左右江入

海三江險灘怪石殊可駭第不可遊山石更奇甲寰宇
最勝者無如興安三十六陡最著者多在桂林予以公
務入省稍暇輒詣一兩處就所經涉者偶記之蓋所得
十之二三也

粵西文載卷五十二